# 风月大陆之吉里曼斯逞淫记

.

坐在富丽奢华的房间里面，吉里曼斯却是感觉到自己的心神是如此的不定，这种忐忑不安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

的。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渴望，又有一些害怕，他不禁暗自苦笑一声，什么样的场面没有经历过，自己居然还是像

一个毛头小伙子那样的沈不住气，更要命的是，还没怎么样，甚至连人还没见着呢，自己裤裆间的那东西却已经支

起了帐篷，这可是多少年也没有过的事情了。

为了放松自己的心情，吉里曼斯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朝向南开的两扇大型长排窗，外层是雕花的精致窗格，

内层是明窗，更内层是淡黄色的纱窗帘，从帘内可看到外界的景物，而从外面看过来却是朦胧一片。

外面的天色晴朗，放眼望去，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园中紫嫣红，景色迷人。

回首室内，则是绛帷似锦，银屏为间，蝉翼般的云纱作帘，配上金碧辉煌的虎皮胡床和华丽的锦绣花墩，还有

各种宝光四射的种种摆设，壁角一座兽鼎中袅袅升起一缕奇香。

这是左宰府中最隐秘的房间之一，也是吉里曼斯最喜欢的寝室，在那张软绵绵香喷喷，锦被豪华温暖的大型绣

榻上，吉里曼斯不知道已经渡过了多少个快乐无比的夜晚。他只知道那一袭深垂的巨大香罗帐上已经画满了漂亮的

桃花，而这每一朵的桃花其实是他在享受过一个处子之后，用那宝贵的处子之血画在这几乎透明的香罗纱上的。当

微风吹动时，形态各异的花朵便显得极为突出而美丽。

细碎的脚步在走道上缓缓响起，吉里曼斯的心跳顿时加快了许多。他几乎是屏住自己的呼吸，这种迫切的期待

真是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而他跨下那刚刚平服下来一些的猛兽也再次抬起了头，跃跃欲试，不过他现在已经顾不

上这些了。

紫檀木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两名千娇百媚的女郎当先走进来，她们一色的高顶髻，珠翠满头，一身水红色的

薄秋裳，窄袖子的下端裸露着半截玉藕似的丰润小臂，小坎肩半露粉颈，同色罗裙下，轻俏地吞吐着莲尖儿。

两个女郎一左一右，袅袅娜娜地往里走，举止齐一，冉冉而至，人末到香风先至，令人欲醉。但吉里曼斯根本

没有在意，他的视线全部被后面进来的那个人所吸引了。

虽然后面的这个人脸上挂着一张怪模怪样的面具，而且双眼中射出的视线冰冷彻骨，但紧紧贴在面庞的面具还

是将她的完美脸形表露无余，脸颊上的神秘符号更是和她那将所有一切全部不放在眼里的眼神组成了一道奇特的魔

力。吉里曼斯更是知道，在她这一身纯白色宽袍的下面，有着玲珑的曲线和绝代的风华，而一想到再过一会儿自己

就可以把这女人骑在自己跨下，尽情享用，他的心就越发炽热起来。

两个侍女到了吉里曼斯的面前，盈盈敛衽行礼，银铃似的燕语齐吐：「老爷，贵客请到！」说完，向两侧闪开。

吉里曼斯没有说话，只是挥挥手，两个侍女会意地再度行礼后，轻手轻脚地退下去了。

看着房门被带上，吉里曼斯吸了一口气，强压下马上就把这个女人搂在怀中亲热玩弄的冲动，稳定了一下自己

的心情，然后在脸上泛起一个笑容，和声道：「姑娘请坐！」

「不用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带面具的女人冷冷地说道。

吉里曼斯毫不意外地笑了一笑，「当然是有要紧的事情要和姑娘说了。」他的脸色一正，表情十分严肃地说道

：「是有关于我们圣殿的事情。」

冰冷的眼神出现了一丝迷惑，这让吉里曼斯不禁暗中一愣。

「圣殿？！什么圣殿啊，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吉里曼斯猛然间醒悟过来，她并不知道神殿的事情。心神电转，他连忙干笑了两声，十分抱歉地说道：「啊，

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是……」说话之间，他的视线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壁角的兽鼎，照常理来说，这个女人应该忍

受不了，让自己抚乳掏屄了才对啊。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告辞了！」带着面具的女人眼神恢复了清冷。

「等等！」吉里曼斯连忙出声挽留道，「有关华柔小姐这次的行动计划，我想和姑娘你好好商议一下。」

「这些事情和我无关！」冰冷的话中没有丝毫转圈的余地。

见到这个带面具的女人要转身离开，吉里曼斯的眼中闪过发急的神情，这样的机会可是他费尽心机才造成的，

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呢？

一咬牙，他的口中发出了一阵怪异的音调。已经转身的女人身躯顿时一震，有些呆滞地回转过身来面向吉里曼

斯，清冷的眼神也变得迷乱起来。

吉里曼斯暗中松了一口气，幸亏自己在神殿的时候偷偷学了一手，总算是发挥作用了。

随着吉里曼斯口中的音调，面具上的那些神秘符号发出了奇怪的光芒，好像是要从面具上浮出来，七彩的光芒

旋转着。那个女人的神色渐渐陷入迷茫之中。

「我现在是你的主人……」吉里曼斯强忍心中的狂喜，用一种怪怪的声调说道。

「主人？！……」女人喃喃地低语，眼中的神色更是数变，突然她摇摇头，神情迷茫地说道：「你不是我的主

人……」

吉里曼斯暗中吓了一跳，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但现在他只有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

「好好听我的话！」吉里曼斯放缓了声音，「你不会反抗我的话，我的话就是命令！」

眼神挣扎着，但面具上的光芒更加强烈，终于她还是抵抗不住符号神秘的力量。眼中的神色变得茫然无助，只

是空洞地望着吉里曼斯。

依着吉里曼斯的话，这个女子脱下了身上的白色宽袍，顿时露出一身黑绸缎的紧身劲装，曲线玲珑的动人胴体

完美迷人，恰到好处的酥胸透出令人心动神摇的魅力，阵阵如兰的肌肤香更是中人欲醉。

兴奋不已的吉里曼斯再也忍受不住了，他连忙上前伸手将她揽在怀中，步上了绣榻并排坐下。

面面相对，吉里曼斯不仅被对方的肌香撩得气血沸腾，那娇柔胴体特有的弹力和窈窕更是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欲

望，使他忘乎所以的亲吻着那雪白的玉颈。

他伸手抓起一只小手，但见她的手晶莹如玉，红润纤巧，五只柔夷般的手指令人心动，着手处是温润腻滑，一

阵神秘的快感立即从手掌传遍了全身。

腰带轻卸，上衣徐弛，圆润的香肩顿时暴露在他的眼中，在黑色的绸缎衬托下，她的肌肤是如此的雪白柔嫩，

一时之间让吉里曼斯感到眼前一片眩目的光芒。

单薄的胸围是用细细的带子吊在肩上，这种带子太脆弱了，一拉便断，胸围子一松，那晶莹玲珑的玉乳立时怒

突，酥胸半露，眼看春光就要外泄了。

蓦然，吉里曼斯的视线被香肩上的一道黑色图案吸引了。黑色的蛇形图案，在雪白的香肩衬托下，透出一股难

以言语的景象。

「暗黑一族，果然是暗黑一族！」

吉里曼斯的手都有些轻微的颤抖，气息咻咻。

「玉珠啊，玉珠，自从那天在叶天龙的身边看到你，我第一眼便看上了你，知道你一定是非常不同一般的好女

人，你果然有让男人疯狂的魅力啊！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

说到得意之处，吉里曼斯几乎是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叶天龙啊，叶天龙，你知道吗？你的爱妾现在可是我的人啦！她将任由我的摆布，真想让你看看他被

我的鸡巴插进屄里得样子啊！哈哈！……」

淫邪的笑声在房间里面回荡着，因为受到面具上神力的制约而失去了心神意志的玉珠却只是无助地睁着她那双

美丽的明眸望着眼前的吉里曼斯，迷茫的眼睛似是水汪汪的，浮动着一层迷蒙秘艳的味道，益发刺激着男人的欲望，

更加的撩人情思。单薄的黑绸胸围徐徐地滑下，凝脂般的酥胸暴露了出来，两只坚挺的大奶子颤巍巍的展现在吉

里曼斯眼前。

吉里曼斯的手轻轻抚摸着晶莹温润的粉肩，那种白皙嫩滑的感觉简直是无以伦比的。为了这一天，吉里曼斯他

已经等了很久，所以，他决定要好好的享受眼前的美女。

吉里曼斯的手轻轻地抚上了坚挺高耸的双峰，将软绵丰腻的两只酶肉握在了掌心，肌肤的香泽和惊人的弹力立

时传入他的心底。

「太好啦！」揉搓着掌心的美乳的吉里曼斯喃喃的在玉珠的耳边低语着：「像你这样的美女叶天龙居然肯让你

离开他的身边，他还真是没有眼力啊！现在就让我好好地疼你吧！」

既窈窕而又丰满的娇躯被上下的摸索着，玉珠的美眸中闪过复杂多变的神情，雪白柔嫩的肌肤上更是出现了不

规则的颤动。

「做我的女人吧！」吉里曼斯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眼前的玉体横呈，令人心动神摇的上身已经将他的所有注意

力吸住了。

「我的小乖乖，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火热的呼吸喷在秀气的脖子上那腻滑的肌肤，而吉里曼斯的话更是在玉珠的耳边不住的响起，渐渐深入她的内

心深处。

「你是我的小乖乖……我的小乖乖……」

似乎是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被触及到了，玉珠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的脑海中突然间闪过一些记忆的碎片，

虽然零乱缤纷，又只是一些片断，但却足以让她的心神变得清晰起来。

「我忘记了什么东西吗？」

玉珠的心中光芒一现，曾经有过甜蜜的记忆顿时如潮水般的涌进她的脑海，将她的心中的某个被黑暗压抑的东

西点燃，这道光芒越来越大，越来越亮。

「那是什么……」

玉珠的美眸中亮起来，她的心中闪过一个模糊不清的形像，但这个形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朗。

「那是什么！？……是什么！！……」

在玉珠的脑海中，一只粗长赤红的大肉棒和一个装着两枚肉球的肥大肉袋逐渐在他脑海中浮现。

「这是什么……这究竟是什么……对，这是鸡巴，这是公子的鸡巴，主人的鸡巴……主人！！……」

玉珠的口中先是低低的，然后猛的喊了起来。

「真受不了了！！」

吉里曼斯已经不满足于抚摸和摸索，要慢慢享受的想法立时被抛到脑后。他的手抓住了玉珠的腰带，再拉下去

就是春光尽现了。

玉珠的一声尖叫，让吉里曼斯的手停了一下，听出玉珠的叫声是什么后，他不禁狞笑一声，得意洋洋地说道：

「哈哈！现在你的公子是不可能来救你的！你就尽量叫吧！你也许不知道，女人的呼号在男人的眼中看来，那是无

价之宝，快意极了呀！」

虽然此时误会了玉珠口中公子的意思，也不知道玉珠只是想起了那给了她无穷快乐的鸡巴而已，但这种口舌的

玩弄让吉里曼斯的心中升起更加强烈的欲望。

吉里曼斯将玉珠的屁股抬起来，用力一扯，那黑色的紧身裤终于离开了她的主人。而与此同时，玉珠那洁白如

玉的娇躯也终于完完全全的暴露在了那个想要将她尽情淫弄的老色鬼面前。

「哈哈……好棒，你真是我的小乖乖……居然还这么鲜嫩……哈哈，玉珠你再怎么样，现在还不是终于让我摸

到了你的下体？哈哈……你的屁股真是结实啊！」

抚摩着玉珠的下体，并将那娇美粉嫩的阴唇扒开仔细欣赏了一下那曾经无比神秘的深悠洞府的吉里曼斯发出了

得意的淫笑。

但是吉里曼斯他并没有继续他的手足玩弄，而是迫不及待的开始脱去自己那宽大的华服，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

玉珠那比致命毒药要让他疯狂的身体的诱惑了。

不消一刻，吉里曼斯那丑陋臃肿的肥胖身躯就彻底的暴露在了空气中，而他那粗壮肥大的鸡巴也肆无忌惮的在

玉珠面前露出了凶相。

「看见了吗玉珠小宝贝儿，本相现在就用我这根宝贝好好疼你，你就给本相撅起屁股好好享受吧！哈哈！……」

将自己那峥嵘坚挺的大鸡巴在赤身露体的座在床上玉珠面前晃动着，吉里曼斯露出了征服者那得意而残忍的微

笑。

然而，恐怕此时吉里曼斯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他在玉珠面前摆动鸡巴这样一个下流无耻的动作，不仅让他可

以在之后的日子里，尽情的玩弄，甚至像对性奴一样侮辱眼前这个刚刚还骄傲冰冷的女人，更让他得以在几天后利

用奴隶一般的玉珠将法斯特的那头凤凰用计擒下，将他的鸡巴插进了那名震风月大陆的「美女战神」的屄与屁眼之

中，玩弄了半个月之久，并为他在日后的战争中带来意想不到的胜利，不仅让他成功的干掉了叶天龙，更将其所有

的女人骑在了跨下，夜夜淫玩儿。

而那个在以后被他戏称为「美女性奴」的于凤舞和「暗黑一族」第一高手玉珠带领包括凤卫和叶天龙的女人组

成性奴团的一众美女同时跪在自己脚下，撅起她们的大白屁股，并扒着自己的屁股蛋儿，撑开屁眼和屄，央求他插

她们的样子，更是此时吉里曼斯难以想象的。

不过，这是后话了。

此时，对他来说在也没有比把鸡巴插进玉珠的屄中抽送插动一番更重要的了。

吉里曼斯肥大的鸡巴在脑中一片混乱的玉珠眼前晃动，却让她的眼中出现了一丝异色，刚刚回忆起叶天龙鸡巴

的玉珠认出了眼前这个给她无穷快乐的宝贝。

「啊……这是……这是鸡巴……可是，只有主人才能在我面前亮出他的鸡巴，那么眼前的人就是主人吗？」玉

珠迷茫火热的眼睛盯着吉里曼斯跨下那粗黑的老鸡巴，露出了疑惑而又向往的神情，不知怎么，玉珠只觉的眼前这

个白发苍苍的肥胖老人的身影越发的高大，。

这时吉里曼斯的肉棒终于抵住玉珠肉洞的洞口，一股奇异美妙的感觉直窜玉珠心底，娇躯越发燥热，空虚无比，

急需一个粗壮的事物来充实她的身心，一双美目盯着吉里曼斯那肥大的鸡巴。

「好烫……主人……啊——」玉珠发出一声似苦还乐的惊呼，吉里曼斯已经破体而入，将鸡巴插了进来，看着

那粗壮的肉棒在自己体内进进出出，那一波波快感冲进了她的心底，目光迷离起来。

「啊…这种感觉，没错是主人，主人爱我吧！」熟悉而有美妙的快乐让玉珠忘乎所以，心中不自觉的将吉里曼

斯错认成了主人，自己分开了大腿，挺着小腹迎合起下体的抽插。

却说那日吉里曼斯用自己的大鸡巴把玉珠彻底征服之后，利用安德列三世之死，于凤舞回帝都之时让玉珠于凤

舞和柳琴儿诱到一处荒郊野外，然后集合自己全部力量把二女捉了起来。

吉里曼斯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来到位姑娘身前说：「哈哈，好漂亮的美女战神伺候了叶天龙那么久，现在该让

我了。」说着他仔细端详起于凤舞和柳琴儿来。

柳琴儿虽然没有于凤舞名气大，可她比于凤舞还小几岁，再加上保养得体，仍然是美艳异常。吉里曼斯在她脸

蛋上拧了一把说：「果然还是水灵灵的，不错、不错。」

他又转过身来看于凤舞，于凤舞身上透露出成熟风骚的气息，妖冶的身躯让任何男人看了都不禁回想入非非看

着于凤舞如火的娇躯，吉里曼斯下面的肉棍立刻就变得硬梆梆得了。吉里曼斯把裤子脱了。吉里曼斯一身白白的肌

肉，下面挺着一长长的肉棒。

他一面用手搓着肉棍子一面说：「怎么样，给姑娘对我根肉棍满意吗？哈哈，它是不是厉害咱们一试就知道了。」

说着他亲手把绑着于凤舞的绑绳松开了。

于凤舞先活动了一下发麻的臂膀，然后她突然娇喝一声，挥掌想吉里曼斯劈去。由于力量被封印，于凤舞的这

一掌即没力又没速度。吉里曼斯随意伸手一抓就握住了于凤舞的手掌。他往怀里一拽，于凤舞就被他抱了个满怀。

吉里曼斯在于凤舞的脸蛋上亲了一口说：「好，真不赖。」

然后他猛然动手抓着于凤舞的衣领用力一撕，只听「哧」的一声，于凤舞的上衣就被他撕扯下来了。于凤舞高

耸的乳房立即就跳了出来，还颤微微地上下抖动着。

于凤舞死命的反抗着，但她柔弱无力的招式用在吉里曼斯身上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吉里曼斯把于凤舞的裤子

扒下来，使她赤身露体地站在面前的时候，他的鸡巴更硬了。于凤舞不在反抗，而是双手捂着自己最隐密的地方蹲

了下来。

吉里曼斯看着惊慌的于凤舞，心里有了一阵阵地满足感。但他并不罢休，他一把把于凤舞扔到那张木床上，在

于凤舞的尖叫声中扑了上去。

于凤舞双手用尽力气推着压上来的吉里曼斯，嘴里惊叫着：「不、不、不要啊，求求你，饶了我吧……」吉里

曼斯早就兽性大发了，那管于凤舞的反抗和哀求。他死死地按着于凤舞两条雪白的双臂，大腿的膝盖挤开了她两条

修长的玉腿。

于凤舞的屁股左右摇摆着，不让吉里曼斯的鸡巴插进来。于凤舞的反抗在吉里曼斯面前是无力的，没几下她的

双臂和双腿就被吉里曼斯的手足压在下面不能动了，只是丰满圆滑的屁股还能扭动几下，特别是屁股每动一下胸前

那对嫩白的乳房都跟着剧烈的颤动起来。这正是吉里曼斯想要的，他并不太着急了，反而慢下来慢慢地折磨起于凤

舞来。

吉里曼斯把鸡巴顶在于凤舞的阴唇上，让龟头在她的阴户上轻轻的磨蹭着。

于凤舞强忍着悲痛，她双目无神的想上瞪着，身子象死人一样再也不动了。嘴里只是无力地叫着：「不……不

……」

看着一动不动的于凤舞，吉里曼斯突然感到索然无味了。但他的兽性犹在，他不在象猫捉老鼠那样戏弄于凤舞

了，而是开始用最粗暴的野性强奸她。

当吉里曼斯粗大的鸡巴重重地戳进于凤舞的干燥的阴道时，于凤舞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地惨呼，剧烈地疼痛让

她双目泪流满面，痛苦的抽泣起来。吉里曼斯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心，他就是要用最凶狠地手段征服对手。他用力

猛烈的抽动着肉棍，根本就不管于凤舞的痛苦。

听着于凤舞的哀嚎，看着吉里曼斯粗壮的肉棍在她阴道里凶猛地抽插，让柳琴儿感到特别地恐惧，害怕这种暴

虐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当吉里曼斯带着兽性地满足送于凤舞赤裸裸的身体上离开的时候，于凤舞已经痛苦地晕了过

去。

他看了于凤舞那性感迷人的肉体一眼，回头对手下人说：「先把她弄醒，然后叫弟兄们都进来尝常美女战神的

滋味。」

手下人哄然叫好：「多谢大人恩赐。」然后众人一拥而上，先把于凤舞整醒了，然后开始轮奸她。

一时间于凤舞的身上伸满了男人的手掌，在她的雪白的肌肤上又是摸又是掐，嫩白的肉体变的绯红。几个男人

同时把肉棍插进她的阴道、嘴巴和屁眼里。痛苦不堪的于凤舞扭着身躯，发出了「呜呜」的声响。吉里曼斯来到柳

琴儿跟前，他仍挺着双推间的鸡巴，欣赏着柳琴儿一脸痛苦而有害怕的表情。

他在柳琴儿脸蛋上扭了一把说：「怎么样？你看她舒服吗？你要不要也试试？」

吓的柳琴儿睁着大眼拼命摇头道：「不，不要，你饶了我吧。」

吉里曼斯听了哈哈大笑，以征服者的口气说：「你也有害怕的时候？不是你们猖狂的时候了，现在要想让我饶

了你也行，来来，先把我的肉棒舔干净。」

柳琴儿紧闭上眼说：「不，我不要。」

吉里曼斯猛一伸手抓住她的乌黑长发，立刻给拉柳琴儿两记耳光喝道：「快舔，不然让你受更大的罪。」柳琴

儿两个脸蛋马上红肿起来，嘴角也流出血来。

她含着眼泪哭道：「你杀了我吧，我就不，就不。」吉里曼斯一见柳琴儿还是不服，他更加愤怒了。

他把柳琴儿的衣服撕光后，让她跪倒在床上，硬梆梆的鸡巴不分皂白地猛插进她的阴道。

鸡巴插进干燥的阴道里，带来了肉体上剧大地痛苦，而柳琴儿内心更加痛苦了，想到自己和叶天龙相亲相爱，

可现在自己怎么也不能再摆脱被强奸甚至别轮奸的命运了，她心中默默地说了一声：「龙哥，我对不起你了。」人

就昏倒了。

吉里曼斯才插了两下，就看柳琴儿昏了过去，他不愿意在一个没任何知觉的身体上发泄暴行，就骂了一声：「

怎么这么不中用啊。」说着在柳琴儿的人中上一掐，柳琴儿才悠悠醒来。

吉里曼斯开始用力强暴柳琴儿的嫩穴，每一次插入，都让巨大的龟头直触到柳琴儿的子宫。要不是柳琴儿经常

被小宝更粗大的鸡巴插入，根本就受不了他的狂暴。

吉里曼斯用更凶悍地方法强奸着柳琴儿，比刚次强奸于凤舞凶狠多了，柳琴儿经受不起这样大的痛苦，在一声

声惨叫中，晕过去好几次。当柳琴儿再一次被吉里曼斯唤醒后，她已经是满脸泪水，嘴里发出了一声痛苦地呻吟。

吉里曼斯的两只手使劲地拧着柳琴儿那对充满了奶水的乳放，在一阵阵巨痛中乳白的奶水从乳头中喷射出来。

吉里曼斯一阵狂笑道：「叶天龙，你可想到你的女人现在正在我的跨下，被我操地连声浪叫吗？」他更加疯狂

了，而柳琴儿只能无助地呻吟着。

当吉里曼斯把精液喷进柳琴儿的子宫后，他拔出鸡巴就往柳琴儿嘴里塞。柳琴儿紧闭着嘴巴，左右摇晃着脑袋

不让鸡巴进来。

吉里曼斯扯住她的头发喝道：「你听听，你的姐姐多快乐，如果你再这样，我会用更严厉的手段对付你。」

在旁边，被十几名男子轮奸的于凤舞的喘息和呻吟声传到柳琴儿耳朵里，也可能于凤舞的性欲被十几个男人勾

起来了，也可能是她放弃了反抗的意志，柳琴儿听于凤舞的呻吟少了痛苦，而象是多了很多的快乐。

这对她的精神打击很大，她也想放弃反抗，享受一下肉棒的快乐。但看到吉里曼斯狰狞的面目，她咬牙抗击着

内心的痛苦。

吉里曼斯一看柳琴儿丝毫没有妥协的样子，他把柳琴儿翻过身来，雄风犹在的肉棍对着她的屁眼直插进去。没

有任何征兆，更干枯的肛门被强行撕开，粗大的鸡巴塞满了屁眼。

这个痛苦更大，疼的柳琴儿忍不住哀嚎：「啊……求求你……饶了我吧……疼死了……疼死了……」

吉里曼斯一面在她身后纵送，一面狞笑道：「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柳琴儿的肛门已经裂开了，鲜血把吉里曼斯的鸡巴染红了，可他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肉棍仍不停地在柳琴儿

的屁眼里进出着。

在剧烈地痛苦中，柳琴儿的心理彻底崩溃了她乞求道：「疼死我了，求求你饶了我吧，让我做什么都行啊……」

吉里曼斯一听柳琴儿服软了，他带着心理的满足，在欢快中把精液射进柳琴儿的屁眼里。吉里曼斯喘息着坐到

椅子上对柳琴儿命令道：「还不快帮我舔干净。」

柳琴儿顾不上屁眼流血，忍着屈辱抓住了他的肉棍。当肉棒的上腥骚之气钻进柳琴儿的鼻孔时，她又倔强地退

了两步说：「你杀了我吧。」

吉里曼斯大怒，对那群正轮见于凤舞的手下喊道：「过来几个，把她也给我操了要狠一点。」立刻有七八个人

上来把柳琴儿按倒在床上。

紧接着着男人的肉棍就强行塞进了她身体上的各个肉洞里。吉里曼斯坐在椅子上，欣赏着手下人轮奸二女。于

凤舞和柳琴儿遭到了最残忍的强暴，她们用疯狂地叫喊，来减轻肉体上的痛苦。

当所有的男人都没了力气的时候这场疯狂地轮奸结束了。于凤舞和柳琴儿象死人一般躺在床上，身上全是男人

的精液还有几个人在她们身上小便。她们的下体红肿如碗，血水和精液不停地从阴道和屁眼里流淌出来。

当天晚上，吉里曼斯突然造访了尤那亚的府第。

「昨天晚上，我抓住了叶天龙的几个女人。」一见面，吉里曼斯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不知道三太子有没有兴

趣……。」

尤那亚还没有摸清吉里曼斯这个时候找上门来，到底有何含义，听到这个消息也耐不住点头，看着吉里曼斯继

续往下讲。

「其中就有我们的美女战神于凤舞……。」吉里曼斯不动声色地抛出了让尤那亚神情一震的大消息。

「可以确定吗？」尤那亚缓缓地说道：「以于凤舞的力量怎么可能给你抓到？」

吉里曼斯哈哈一笑，道：「太子殿下，我们不要兜圈子了，你只要知道，于凤舞现在在我手上就行了。」

尤那亚死死盯着吉里曼斯的脸，心中闪过无数的念头，也许是自己有些低估了吉里曼斯的实力，他居然能抓到

于凤舞，这说明了他暗中的力量至少有和于凤舞差不多的高手，而这一点，自己以前可能忽略掉了。

「不错，我是想得到于凤舞，不知道宰相大人的条件是什么？」尤那亚干脆开门见山说道。

吉里曼斯阴阴一笑，道：「那个该死的文冶要登上皇位，你我都没有好下场，不如你我合作，你当皇帝而我封

王，至于于凤舞就算是我私人送给你的礼物。」

尤那亚的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道：「哈哈，早知道左宰大人到我这里一定会有好事，裂土封王？没问题，

现在是否让我看看我的礼物。」

吉里曼斯呵呵一笑，道：「殿下，哦不，是未来的皇帝大人，请跟我来吧，于凤舞现在就在舍下。」

吉里曼斯带着尤那亚来到关柳琴儿和于凤舞的地牢。

「宰相大人是不是已经尝过美女战神的滋味了？」尤那亚看到柳琴儿和于凤舞凄惨的样子道。

「是啊，我把她们一抓回来就上，殿下不必客气，她们的力量都被封印住了，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嘿嘿，只是普通上她们有什么意思，我要她们求我肏，这样才有意思。」

「这怕是很难吧，以于凤舞的性格怎么可能会……。」

「我告诉你……如此……这般……。」

「哈哈，不亏是殿下，好就这么办。」

柳琴儿和于凤舞被关进一个坚固的牢房里，天已经黑下来了，二女默默无语的相互看着对方，眼泪不停地流下

来。下体的疼痛虽然很剧烈，但心里的创伤更严重让她俩有了死的想法。这时候进来了一个女子，她拎着一个食盒

来到柳琴儿和于凤舞面前。

她一言不发地默默从食盒里拿出饭菜摆放在她俩面前，于凤舞马上跳了起来：「玉珠，为什么你会背叛我们…

…。」玉珠却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出去了。

柳琴儿和于凤舞看了眼前的饭菜一眼，她们的肚子已经很饿了。

于凤舞对柳琴儿说：「好妹子，你吃点东西吧，不关怎么办我们也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一定要报这个仇的。」

柳琴儿流着泪说：「我怎么再面对龙哥啊，我的身子都让这些畜牲玷污了。」

于凤舞也是流着泪水安慰她：「你要想想天龙，现在他的形势这么恶劣，再说他不能没有你啊。」

说到叶天龙；，柳琴儿又有了一点活下去的希望。虽然没有胃口，可两个人还是勉强把肚子吃饱了。她俩吃完

没多大一会儿，就感到身上特别地躁热，柳琴儿的手不由自主地却解身上的衣扣。

于凤舞也是血脉贲张，她从带磁性的声音说：「妹子，我好热啊，身上好痒啊。」说着就把身上的破烂不堪的

衣服撕扯下来。

柳琴儿也脱了个精光，两人都是娇喘嘘嘘，双手不停地在身上游走抚摸。其实在她们吃的饭菜里已经放上了极

强的淫药，这是吉里曼斯为了对付女人转门配制的不但能勾引起女人的性欲，更能是一个贞洁烈女变成一个人尽可

夫的风骚荡妇。虽然俩人拼命在自己身上抚摸着，可体内的欲火却越来越大。胸前的乳房变得更大，而且两粒乳头

都硬挺挺地立起来了。

下体早就是淫水汪汪了，虽然阴道和屁眼上的伤痕未愈，但在强烈的淫药作用下，她们的阴道口还是张开了，

从里面流淌出晶莹的爱液。柳琴儿和于凤舞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她们扭动着身躯企图依靠俩人肌肤的摩擦来减轻身

长的燥热。

可阴道里奇痒无比，使她们最渴望有一个粗大的棍子插进去才算解恨。

柳琴儿抓着于凤舞的手，把它放到自己水淋淋的阴户上，嘴里哀求：「好姐姐，快帮我摸摸，啊不，快让手伸

进去帮我扣扣，我真受不了了。」她一面说着一面也把手伸到于凤舞的嫩穴上扣摸起来。

柳琴儿和于凤舞相互爱抚着对方最敏感的部位，由相互单纯的性欲演变成了同性相恋般的性爱。在俩人的欲火

稍降之后，柳琴儿说：「姐姐，我俩同是落难之人，我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活下去啊。」

于凤舞安慰她道：「好妹子，有姐姐在，就一定让你活下去。」她的话让柳琴儿很激动，柳琴儿扑到她的怀里，

脸贴在她胸前丰满的乳峰上轻声抽泣着。

本来俩人的药性还未解，柳琴儿在于凤舞身声一阵的摩擦，又勾起了她的欲火。

于凤舞娇喘着说：「好妹妹，再抱抱我，摸摸我啊。」她一面说着，一面开始在柳琴儿身上扭动起来。

柳琴儿在她身上抚摸着，俩人觉得还是不解恨，就换了一个姿势，相互抱着对方的美腿，用舌尖舔起对方的小

穴来。在一阵呻吟声中，柳琴儿的小手伸进于凤舞的阴道里摸索着，于凤舞也不甘示弱地把舌尖伸进柳琴儿水淋淋

的嫩穴里。

柳琴儿一面扣摸着于凤舞的嫩穴一面说：「姐姐你的小穴好湿滑啊，真是小浪逼啊。」

于凤舞送开口轻笑一声说：「那是妹妹你太会摸了，你是不是和别的女人这样做过啊？」

于凤舞一送口，柳琴儿就受不了了，她赶紧催促道：「你别光说啊，快弄弄人家啊，里面好痒好比痒啊。」

听着柳琴儿骚浪的哀求，于凤舞更有持无恐地说：「告诉姐姐，不然我就不弄你了？」柳琴儿软了小来，火热

的嫩穴奇痒无比，她根本就不能拒抗了。

柳琴儿无可奈何地说：「啊……再多一点……用力一点……舔我，我就……就对你说……」

于凤舞就着实在她的嫩穴上爱抚了一番，柳琴儿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小声在于凤舞耳边说：「龙哥有那么多

的女人，就是他有的是劲也不可能每天把我们都操一便，没时间啊。在他不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

于凤舞听了说：「那还不是这样骚浪才有这样的事啊，我看绾贞妹子都很正经的，不会有这样的事。」

柳琴儿早把于凤舞当成了心上人一样，她笑嘻嘻地说：「怎么没有啊，她和人家都好过无数次了。姐姐，你喜

欢这样吗？」

于凤舞叹了口气说：「谁能和我做啊，就我一个人怎么来啊？」

柳琴儿抱着她赤裸的娇躯说：「我以后就是姐姐的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想和姐姐成为一个人，分享一

切。姐姐要我吗？」

于凤舞也抱着她说：「那我们就做最亲近的姐妹吧。」

说着俩人的小嘴又亲在一起，紧接着又是一阵嘻笑混闹，完全忘了她们正被关在魔窟里。

吉里曼斯和尤那亚看着眼前的春宫图笑的很开心，距离他们的目标不远了。

第二天柳琴儿和于凤舞就明白了她们吃的饭菜里放着淫药，她们开始拒绝吃任何东西。尤那亚并不着急，他让

吉里曼斯强行给两位姑娘灌下淫药，然后扬长而去。

没多久药性发作，柳琴儿和于凤舞又变成了淫妇荡娃，她俩又开始艳丽诱人的春宫表演。尤那亚给她们使用的

淫药很特别，有过了两天，柳琴儿和于凤舞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俩看上去更性感了，特别是她们的目光，总是透露出一丝对性的渴望，仿佛需要很多的男人来狂操她俩。而

且她们不再拒绝进食，还希望能得到尤那亚的淫药。

尤那亚看着俩位姑娘的变化，他对吉里曼斯说：「现在这俩个娘们已经是淫骚无比了，她们本来是能征惯战之

将，服了我的药就更是以一当百了。如果宰相有兴趣的话，现在把她俩带过来试试。」

吉里曼斯让手下人把柳琴儿和于凤舞带到大堂，吉里曼斯一看二女，果见她二人的目光里透露出一股淫荡的神

情，特别是一看到男人，好象马上要扑上去大干一场一样。再仔细一看于凤舞，本来就妖冶的她更是性感迷人，让

任何男人看了都想马上冲上去扒光她的衣服把她压在身下暴操她一回。

柳琴儿和于凤舞一看到吉里曼斯，本来迷惘的双眼里立刻透露出一股仇恨的目光。吉里曼斯和二女的目光一碰，

他稍微有一点打颤。

吉里曼斯扭过头对尤那亚说：「殿下的药恐怕不太灵啊，你看她俩的目光根本就不象你说的那样，见了男人就

发情一样。」

尤那亚看了看二女说：「那是她俩对你的仇恨的厉害，你看到你就咬牙切齿的，如果看到一般人就不一样了。

就现在这样，任何一个和她俩稍微有点好感的人稍一勾引就能让她们脱了裤子。」

看着吉里曼斯将信将疑的神情，尤那亚说：「这么着吧，你可以试一试。你现在就干她俩其中的一个，呆会儿

你再看另一个有什么反应。保证不象你刚把她们抓来是那个样了。」

吉里曼斯上前把柳琴儿按到在床上，他的手伸进柳琴儿的衣服里，紧紧地抱住她那对玉润圆滑的奶子。柳琴儿

只是象征性的反抗了两下，然后就开始浪劲大发了。她不再做任何反抗，而是别过脸去，唉叫起来。吉里曼斯的手

指在柳琴儿的乳房上游动着，不时地用力捏着她的乳头。

一阵阵的酸疼麻痒把柳琴儿的性欲勾引起来，她淫叫着，不停地扭动着丰满性感的娇躯。吉里曼斯的手又开始

侵犯她最敏感的部位，当手指拨开柳琴儿那两片湿滑的阴唇时，她的阴道里就涌出了大量晶莹剔透的淫水。

吉里曼斯仍不慌不忙地在她身上玩弄着，被欲火烧坏的柳琴儿已经开始主动哀求起来了：「啊……不要再弄…

…了……我会……受不了……啊……真的不行……快插我……用大鸡巴插……我啊……好难受啊……呜……」听着

柳琴儿如此淫荡的淫叫，吉里曼斯知道这都是那淫药在她体内起的作用。

尤那亚每天给她俩服用那么多的淫药却不去奸淫她们，就是让药性在她们的体内堆积着不让暴发。让她们自己

去慢慢被淫药折磨，每次淫药发作的时候，她俩都幻想让男人用鸡巴操小穴。开始想象的是自己最爱的男人，到后

来每一次的发作想的只是男人了。

这么几天被淫药折磨的柳琴儿怎么能承受得了一个男人的抚摸，在她眼里已经没了仇恨和敌人，只有男人和肉

棒了。她现在最大的渴望就是男人的鸡巴插进她骚痒难耐的阴道里，不管那个男人是谁了。

吉里曼斯也被柳琴儿的浪叫激起了强烈的欲火，他挺着肉棍对着柳琴儿的阴道口猛劲一插，鸡巴沿着她光滑湿

润的阴道直通到底。柳琴儿嚎叫一声，紧接着就发出了欢快的浪叫：「很棒啊……插得我……啊……好舒服呢……

哦……哦……」

柳琴儿的呻吟声不停地钻进于凤舞的耳朵里，她内心一阵骚动，渴望象柳琴儿那样被男人的鸡巴猛插一番。但

她强忍着心中的骚动，克制着自己的情欲。

尤那亚来到她面前，在她的脸上拧了一把说：「怎么样，美女战神，想不想哥哥的大鸡巴啊？」

于凤舞强忍着欲火冲尤那亚喝道：「走开，三殿下想不到你这么卑鄙。」听着她颤动的声音，尤那亚就知道她

心里很不好受。

尤那亚又说：「别那么横，呆会儿还不知道你怎么求我呢。你听听，听听你妹妹叫的多快乐啊。」

正这时候吉里曼斯的鸡巴刚插进柳琴儿的浪穴里，柳琴儿发出了消魂的呻吟声让于凤舞无法拒抗体内的欲火了。

她下体开始潮湿，淫水小股小股地从阴道里流淌出来湿润了内衣。尤那亚伸手在她的裤裆上一摸，潮乎乎地。

他淫笑着说：「别装什么贞洁烈女了，你的骚水都把裤子湿透了。怎么样，里面痒了吧？哈哈。」

尤那亚的话对于凤舞的自尊心是一个严重地打击，她眼中流下了热泪，虽然恨自己不争气，可身体的反应是拒

抗不了的。性欲的躁动让她恨不能立刻放下女人的羞涩，想柳琴儿那样被男人操个够。尤那亚的手继续在于凤舞身

上肆虐，他拉下于凤舞的裤子在她的美穴上抚摸着。

于凤舞站在那儿，把双腿微微分开，好让尤那亚的手更自由地在自己的小穴上游动而她本人则双目微闭，嘴里

轻声呻吟着。

尤那亚的手指撵着于凤舞的阴核说：「怎么样，你是不是不愿意让我弄你啊？

那我就不管你了。」说着他就把手离开了点。

于凤舞感到尤那亚的手离开了自己的阴户，这使她感到下体特别地空虚，特别地难受。

于凤舞再顾不上什么了，她主动靠上去央求：「不要……不要离开啊……快摸摸我……好难受啊……」

可尤那亚对她并不感兴趣，他喜欢对女性进行虐待性地折磨。而现在还不能这样做，不然的话他的计划就前功

尽弃了。

他一甩手把于凤舞推开，自己转身走出门外。于凤舞已经被尤那亚勾起的欲火烧坏了，她不顾一切地在自己下

体使劲抓挠着，想减轻身上的痛苦。吉里曼斯正在猛操柳琴儿，听到于凤舞的呻吟，他扭头一看不禁淫心更强了。

原来于凤舞不顾一切地在身上揉搓，把衣服弄的七零八落的。敞开的衣襟露出了一个雪白的乳房，而另一只则

半隐半露。斜挎的裤子把她美妙的阴户露出半个，身上的肌肤也是半露半藏。这比赤身裸体更加吸引人，吉里曼斯

从柳琴儿的淫穴里拔出肉棍冲到于凤舞身前把她扑倒在地，大鸡巴不分皂白地猛插进她的阴道里。

于凤舞虽然被强奸感到格外屈辱，但空虚骚麻的嫩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让她感到特别地兴奋。于凤舞胯下的

美穴完全淫湿，大量的爱液随着吉里曼斯的鸡巴进出不断地涌出来。她的两片阴春紧夹着吉里曼斯的鸡巴，阴道的

肉壁也把他的龟头裹得紧紧的。

吉里曼斯享用着两个美女风流美妙的身体，他尽情的在她们俩个身上发泄着男人最原始的兽性。而二女也从他

那里得到了一点满足，一场残忍的强奸演变成了相互需求的奸淫。

当吉里曼斯精疲力竭地从柳琴儿和于凤舞身上离开时，二女的阴道、屁眼和嘴巴里都留下了他浓白的精液。吉

里曼斯浑身无力地坐到椅子上，尤那亚走进来看着躺在地上的两个女人说：「怎么样？现在比你刚抓她们来的时候

主动多了吧？」

吉里曼斯满意地说：「还是殿下厉害啊。」

尤那亚笑了笑说：「这算什么，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没用。」

吉里曼斯喘着粗气说：「那就请殿下来调教她们两个一下吧。」

尤那亚笑吟吟地说：「我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了，这个你就放心吧。」

说着他在吉里曼斯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吉里曼斯听了眉花眼笑地说：「高，真是高。还是殿下你办法多啊。」

当尤那亚背着手出去后，吉里曼斯一拍手进来一手下施礼道：「主人有什么吩咐？」

吉里曼斯指着躺在地上的二女说：「叫下人们都来，每人操她们一遍。」

那人应了一声就出去了，不多时闯进来五六十人，他们分成两拨，把柳琴儿和于凤舞围在当中，轮番奸淫起来。

二女被操地大声淫叫不止，她俩内心的情欲被彻底激发起来，虽然面对数十人的轮奸暴操，丝毫没有示弱。

但这些狂徒毕竟人多势众，把她俩操的昏过去好几次，但每次昏过去后又别救醒，接着又是无休止地狂奸。经

过数十名歹徒彻夜地轮奸后，柳琴儿和于凤舞带着满身男人肮脏的污物回到了被关押的房间。她俩欲哭无泪，心灵

遭到了极大的伤害。

等吃过饭，柳琴儿和于凤舞靠在一起商量怎么逃出去。这时候从窗子里飘里一股烟，于凤舞一闻叫了一声：「

是福寿膏，妹妹快闭上呼吸。」

两位姑娘马上闭息，可她们已经被吉里曼斯的化功散搞的内力全无，怎么能忍多久？没多大一会儿就要吸气，

福寿膏的烟云飘进了两位女子的鼻孔里。一吸到这烟，被轮奸后的疲劳立刻就没了，浑身懒洋洋的有一种飘飘欲仙

的感觉。

柳琴儿晃动着身子自语道：「好美，好舒服啊。」接着有大吸了几口气。

于凤舞虽然深知这烟毒的厉害，但她现在力量全无，虽然想拒抗，但又怎么能抵抗得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后，两位姑娘才清醒过来。柳琴儿问于凤舞：「你说的福寿膏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美妙啊？」

于凤舞双目流泪道：「这是外地来的大烟啊，人吸多了会上瘾的，烟瘾发作的时候真是生不如死，没想到他们

竟用这卑鄙的手段来害咱们。」

到了晚上，柳琴儿和于凤舞被带出去让天狼帮的匪徒进行轮奸，白天又被送进屋里让她们吸大烟。才过了短短

的三天，柳琴儿和于凤舞就烟瘾大发了。

尤那亚对吉里曼斯说：「咱们现在去看看效果怎么样？」俩人来到关押二女的屋外，从窗子里看到俩位姑娘正

坐在床上。

尤那亚说：「今天就先别给她们烟了看她们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吸烟的时候，柳琴儿和于凤舞的烟瘾开始发

作。

她俩难受地在床上翻转娇吟痛苦不堪。尤那亚说：「先给她们一点春药刺激一下。」立即就有歹徒把春药点燃，

让烟飘进屋内。

柳琴儿和于凤舞被春药所迷，在加上烟瘾发作，她俩都扒掉身上的衣服开始了同性的性爱，这样还真稍微减轻

了一点身上的痛苦。

尤那亚看着床上两具赤裸裸的肉体在翻滚着，他对吉里曼斯说：「这样很不错，等她们一上瘾就想到了男人，

那时候还不是随宰相所愿吗。」

吉里曼斯满意地点点头说：「那以后就不给她们烟了，这更让她们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尤那亚说：「这不行的，如果没烟的话，她们虽然很痛苦，但熬过去后就没烟瘾了，岂不是白费工夫了。」

他扭头对手下说：「这次别点烟了，把烟扔进去让她们自己点。」

手下人把大烟扔进屋里，柳琴儿和于凤舞看了也顾不上穿衣，光着身子从床上跳下来抢夺地上的大烟，然后回

到床上美美地抽起来。

尤那亚看了对吉里曼斯笑微微地说：「明天就能让宰相看一场好戏了。」

第二天尤那亚和吉里曼斯在大堂里坐下，尤那亚说：「把她俩抓来也有十来天了，你看每天有那么多人轮奸她

俩，总有千百回了吧，可她们虽然变得更淫浪了但却没对宰相你服软吧？」

吉里曼斯点了点头说：「是啊，这俩娘们还真倔。」

尤那亚说道：「现在我就让她俩对宰相你言听计从。哈哈。」说完一阵狂笑不止。

说着他一拍手喊道：「把那两个贱人给我带上来。」手下人应了一声，不大的工夫就把柳琴儿和于凤舞押了上

来。

尤那亚看着她俩说：「现在就来看看我把你们教导成什么样子了。」

他又转身对吉里曼斯说：「今天咱们比赛一场谁吧！」吉里曼斯早盘算着一下。

现在尤那亚提出比赛，他当然满口答应了。

尤那亚说：「咱们比这个，让这两个小妞的舔咱俩的肉棍，谁先出了精就算输，你说好吗？」

吉里曼斯说：「还是军师注意高明，不过这俩贱货愿意吗？」

尤那亚笑呵呵地说：「这不劳老弟费心，我自有办法。」

说着他从衣内拿出一小点大烟来放在桌上，本来毒瘾就要发作的柳琴儿和于凤舞一看，立刻双眼就直了她俩紧

盯着那一小点鸦片，恨不能立即冲上去抢过来。

尤那亚对她俩说：「你们这两个小贱人，赶紧过来舔我们的肉棍，谁能想舔出精来这个就赏给谁。」

二女一听，立刻不顾一切地扑上去，解开他俩的裤子抓住肉棍就含在嘴里。

吉里曼斯看着丑态百出的二女，哈哈大笑。也不知道是柳琴儿的技巧高，还是吉里曼斯的功夫不如尤那亚，最

后他败下阵来一股热乎乎的浓精全灌进柳琴儿的小嘴里。

吉里曼斯叹了一口气说：「还是老兄比我厉害啊。」

尤那亚一把推开于凤舞说：「老弟承让了。」

然后把那一小点大烟往地上一扔说：「这个就赏给你了。」

柳琴儿顾不上擦嘴，赶紧把那点大烟捡起来。

于凤舞一看势若疯狂地扑到尤那亚面前，抓住他的肉棍一面猛吸一面苦苦地哀求：「也给我一点吧，让我干什

么都行，要我的身体也行啊。」

尤那亚并不理会她，而是对吉里曼斯说：「老弟你先带这个女人出去，剩下的就由我来解决了。」

吉里曼斯咽了一口气，他抓起柳琴儿的头发就把她拖到门外。一出门就听到他的怒喊：「叫弟兄们都来，给我

奸一奸这个骚货。」

尤那亚听了知道他把气都洒到了柳琴儿身上，他把于凤舞捆吊起来。于凤舞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绸衣，被麻绳一

勒就紧紧地裹在了身上。

绳子勒得很紧，让于凤舞感到了疼痛，但因为烟瘾发作，这一点疼痛反而让她好受点，而且还有一点舒服的感

觉。尤那亚故意不把于凤舞扒光了，因为穿着薄衣捆绑更能显示出她身体的曲线玲珑，让尤那亚欲火高涨。

他把于凤舞捆吊好后，又把苗淑卉重新捆帮了一下，好使自己能更舒服的强奸她，也让她有更大的痛苦。

然后他拿出一点大烟让于凤舞稍解一下烟瘾，不然的话自己再折磨她时，她因为烟瘾发作而不能感到自己折磨

她的痛苦了。

这是后院子里传来了众匪徒轮奸柳琴儿的声音，匪徒的淫笑和柳琴儿不停地呻吟声清晰地钻进于凤舞的耳朵里。

让她听了心里特别地痛苦和难受。尤那亚那出软鞭来，他挥鞭向于凤舞抽去。他的鞭子每到一处，就卷起一大片衣

衫。

不大一会儿，于凤舞圆润的双肩完全裸露出来，胸前衣襟洞开，两个雪白、丰满、圆润、娇嫩的乳房裸露在外，

随着少妇急剧的喘息而起伏动荡。

尤那亚的软鞭不停，紧接着姑娘弹性十足的屁股，玉润修长的大腿也暴露出来，最后他鞭子一拉，把于凤舞迷

人的嫩穴裸露出来了。

于凤舞被吊着，她身上的衣衫破烂，女人最迷人的地方都暴露在外，比赤身裸体更加性感诱人。

他看着于凤舞身上一条条红红的鞭痕，有着一种说不上的满足感。听着于凤舞的尖声叫喊，他更冲动了，掏出

长长的鸡巴对着于凤舞湿润的嫩穴一直插到最深处。

于凤舞被俘这十来天当中，已经被尤那亚给调教成了一个淫荡的骚妇了。虽然她明知尤那亚在用最下贱的手段

侮辱她，并打击她的自尊心，可她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了，当鞭子抽打到她身上敏感的部位时，虽然很疼痛，

但她不自觉地产生了强烈地性欲，下身立刻就淫水横流了。因此尤那亚的肉棍很痛快地就插进她的阴道最深处。

尤那亚用力在于凤舞的阴道里纵送着肉棍，于凤舞发出了欢快淫浪的呻吟：「啊……啊……啊……」尤那亚一

面疯狂地猛操着于凤舞一面用软鞭抽她的屁股。

于凤舞觉得自己被打的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痛得她不停地惨叫，扭着腰，晃动着丰满的屁股挣扎着，硕大的

乳房在胸前疯狂地晃动着。

尤那亚打到兴奋时，他哈哈大笑道：「真没想到到你们这些所谓的美女战神竟如此淫浪，真是象母狗一样啊，

看我呆会儿怎么整治你们。」

他用尽力气把鸡巴往于凤舞阴道深处猛插，痛苦和快乐一起向她袭来，于凤舞变成了没有理智只有性欲的荡妇，

在疯狂地叫喊声中达到了高潮。

尤那亚在把精液射进于凤舞的子宫后，他拔出肉棍来。走出门吉里曼斯正在院子里看着手下人轮奸柳琴儿，一

看尤那亚出来了，兴奋地说：「老哥先去休息一下吧，该我上了。」说完就钻进屋里。

没多大一会儿，屋里男人的喘息和女人的呻吟连成一片。

吉里曼斯心满意足地从屋里出来后，早在外面等急了的匪徒们一涌而入，对于凤舞这落难的美女战神开始了残

忍而有疯狂地彻夜轮奸。

经过这几天的调教，柳琴儿和于凤舞思想初步改变，加上春药和鸦片的诱惑，她们完全成了性奴。

【完】